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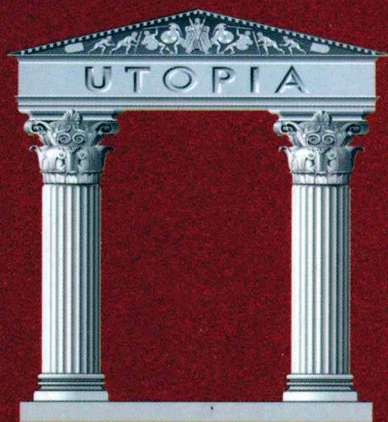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

十日谈

WAIGUOWENXVE
MINGZHU
JINGPIN

上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第二辑)

十日谈

[意] 卜伽丘 著
黄志文 译

(下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日谈/(意)卜伽丘著;黄志文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1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第2辑/蔡茂友、路雪莹、魏家川主编)

ISBN 7-80105-918-2

I. 十… II. ①卜…②黄… III. 长篇小说-意大利-中
世纪 IV. 154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784 号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第二辑)

主 编 蔡茂友 路雪莹 魏家川

责任编辑 臧燕燕

封面设计 老 邦

版式设计 周金娣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龙文文化公司

印 刷 铁道部第十六工程局材料总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开

180 印张 36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80105-918-2/I·5

定 价 780.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中国·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64271187 64279032

故事第七

台奥多罗和他主人的女儿维奥兰蒂通情，使她怀了孕，事机泄漏，他被判处绞刑，正将执刑之际，幸遇他的亲生父亲搭救，获得释放，与维奥兰蒂结成眷属。

小姐们在听着故事的当儿，一个个都提心吊胆，不知那一对情人究竟会不会给烧死，后来听到他们终于死里逃生，就赞美天主，欢喜不尽；女王看见潘比妮亚的故事讲完了，就叫劳丽达接下去讲。劳丽达高高兴兴地说道：

美丽的小姐们，在好威廉王统治西西里岛的时候，岛上住着位绅士，家财豪富，名叫阿麦利哥·阿伯特·达·特拉帕尼。他因为儿女众多，需要多雇几个佣人。凑巧热内亚的海盗们在亚美尼亚沿岸捉到好些儿童。装上几条船，从勒凡特运到那里。他把他们当作土耳其人，买了几个下来。这些孩童一个个都像是放猪牧羊的，其中只有一个名叫台奥多罗的，举止比较文雅，俨然大家出身。所以台奥多罗尽管是奴隶身份，却和阿麦利哥的子侄在一块儿长大成人。这孩子天性颖慧，并不因为环境改变而就失了志气。所以日久以后，也变得文质彬彬，多才多艺，主人非常器重他，便恢复了他自由人的身份。阿麦利哥到这时仍然认为他是个土耳其人，把他施行洗礼，取了个教名叫做彼得。又叫他掌管家务，对他十分信任。

阿麦利哥的儿子们都一个个长大了，其中有个女儿叫做维奥兰蒂，长得美丽可人。她父亲迟迟没有把她许配出去，因此也是缘份，她暗中爱上了彼得；凡是彼得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她都无限倾慕，只因怕羞害臊，难于向他启齿。总算爱神没有叫她相思徒劳，原来彼得也热恋着她，老是暗地里偷看她，只要一时





一刻没看到，心里就觉得不自在。但彼得又觉得这是一种非分的期望，唯恐让人看出破绽。不久，他这桩心事就让那位时时刻刻都在留神看他的小姐看穿了，于是她便顺水推舟，对他特别和悦，其实她心里也确是非常乐意。这样两个青年男女明明有着满腹心事，想要倾吐衷曲，却又不敢说出口来；相思的火焰烤灸得他们日渐憔悴。爱神觉得既是自己一手造成了这种境况，就应该帮他们一下忙，便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今后再也不用畏缩顾忌了。

原来阿麦利哥有座美丽的花园，座落在特拉帕尼城外约三里地光景，他的太太常常带了女儿和别的女眷们到那边去游乐。有一天，天气酷热，她们带了彼得一块儿到那边去乘凉，谁料夏季的气候变幻无常，空中忽然乌云密布，太太小姐们为了怕遇到大雨，就赶快动身回到特拉帕尼去。彼得和维奥兰蒂这一对年青男女跑得特别快，超前走了一大截路，这与其说是害怕下雨，不如说是出于爱情的驱使。不久他们就超前很远，几乎看不见后面的同伴和她的母亲了，这时天空中忽然雷声大作，接着就下起一阵倾盆的骤雨来，还夹着冰雹。夫人和她的一伙人都逃到一个农人家里避雨去了。彼得和维奥兰蒂两人就近找不到适当的避雨地方，只得走进一个狭窄古老、几乎快要坍塌的小棚子里去。棚里并没有人居住，只剩下小小的一角屋顶还可以遮遮雨。地方这么狭窄，两人只好靠拢在一起，不免身子挨着身子。这一来，两人的胆子都壮了起来；煎熬了好久的满怀相思这时也不由得吐露出来了。彼得第一个开口说道：

“我但愿这一阵骤雨狂雹再也不要停息，好让我永远待在这里！”

那姑娘说道：“我也但愿如此。”

两人交谈了这几句话，便互相紧紧地握起手来，接着是由握手而拥抱，由拥抱而接吻，这时大雨下个不停。这一切也不必细说了，总之，直到他们尝尽了爱情的至高无上的快乐，还安排好了日后的幽会，暴风雨才算停息，于是他们在附近城门口等着夫



人来到，一块儿回家。

此后他们就三天两头在这个地方幽会，行动十分小心，真是说不尽的欢乐。他们对这件事实在太勤快了，因此那姑娘不久就怀了孕，双方都因此焦急不安。姑娘不惜违反天理，用尽种种方法堕胎，可是都没有效用。彼得眼见情势不妙，深恐有杀身之祸，便对维奥兰蒂说，他打算逃走。她回答道：

“你如果走了，我只有自杀。”

彼得原是爱她爱得要命，听了这话，哪里忍心，就说：“我亲爱的姑娘，你叫我怎么留在这里呢？你怀了孕，我们的私情眼看就要败露。你当然很容易得到家人原谅，但是老天可怜，我可不得了啦，你我的罪过都得由我一个人来担当。”

“彼得，”她回答道：“我犯了罪，想瞒也瞒不过，可是你放心，他们未必知道就是你干的，只要你自己不说出来。”

彼得说：“既是你这样讲，我就不走；不过你答应我的话必定要做到。”

此后这姑娘就想尽办法，不让别人看出自己已经怀孕，偏是肚子越来越大，眼看再也瞒不住了，有一天只得来到母亲跟前，痛哭流涕，把真情实况说了出来，求她帮着遮掩过去。她母亲听了，说不出的难受，狠狠地骂了她一顿，盘问她是怎样做出这事情来的。维奥兰蒂为了不愿意累及彼得，就胡扯了一通，设法把真相瞒过去了。

她母亲竟然信以为真，就把她送到乡下的一座别墅里去住，免得她出丑。等到她分娩的那一天，她也像一般妇女一样，尖声叫喊起来。不料事不凑巧。那阿麦利哥平常不大到别墅去的，这天放鹰回来，偏从这里经过，听见女儿哭喊，很是惊异，就走进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夫人万万想不到她丈夫来了，一见之下，惊惶失色，只得把女儿的事情对他说了。他可不像他妻子那样容易蒙混得过，说是女儿怀了孕，竟连孩子是哪一个是生的都不知道，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一定要她招出那个男人的姓名，才能宽恕她，否则就要把她处死，毫不留情。



夫人竭力劝他不必深究，姑且听信她所说的话，可是那丈夫哪里肯听。就在老夫妇争辩的当儿，女儿已经生下一个男孩。他拔出剑来，走到女儿跟前说：

“你要是不招出这孩子的父亲是哪一个，我就马上要你的命。”

那女儿眼看性命难保，也顾不得当初对彼得的诺言，就把那一番偷情的经过全部招供了出来。他听了怒不可遏，真恨不得把她杀了，可是他在盛怒之下，也只是随口骂了他女儿几句，就上了马，回到特拉帕尼，把彼得引诱他女儿失节的事，告诉了当地的总督居拉多。总督趁彼得还没得知风声，就下令把他逮捕起来，用刑拷打，逼他把私情一五一十都招供出来。

过了几天，总督判处将彼得先行游街示众，边游边打，然后处以绞刑。这时阿麦利哥并不因为把彼得送上绞刑架就平息了怒气，他要在同一个时间内把这一对情人和他们的孩子全部杀掉，再不让他们留在这世上，便拿了一把没有鞘的剑和一杯放了毒药的酒，交给一个仆役，说道：

“把这两件东西拿到维奥兰蒂那里去，替我传话，叫她自己选择一个死法，否则她就是自作自受，我要把她当众活活烧死。你把这话对她说了之后，就抓起她前几天刚生的那个孩子，把他的头朝墙上砸去，砸死之后，再丢给野狗吃。”

这佣人原是个幸灾乐祸的人，竟甘心为这个铁石心肠的人做刽子手，去谋害主人的亲生女儿和外孙去了。

再说彼得受过鞭笞之后，立即由执刑吏押到绞架上去受刑。他们押着他从一家大旅馆门前经过。凑巧这旅馆里住着三位亚美尼亚的贵宾，都是亚美尼亚国王派出的使节，去到罗马跟教皇讨论一些有关一支即将发动的十字军的重要事情。他们在这里下榻休息几天，备受特拉帕尼当地绅士的款待，阿麦利哥对他们尤其殷勤。

他们听见执刑吏押着彼得闹闹嚷嚷走过此地，就走到窗口去看。只见彼得上半身给剥得精光，双手反绑在背后。三位使节中



间有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名叫芬尼奥，看见彼得胸口上有一颗娘胎里带来的大朱砂痣，当地女人们都管它叫“玫瑰痣”。芬尼奥看见这颗痣，就想起了十五年前自己的一个儿子在拉齐斯坦海岸被海盗劫去，至今一无消息。他看看这个被鞭打的囚犯的年纪，心想，如果自己的儿子还活着，也有这般年纪了。再看看他胸口的胎痣，不禁怀疑，那人莫不是自己的儿子吗？继而又想，如果他真是他的儿子，那一定还记得他自己的名字和他父亲的名字，还懂得亚美尼亚的语言。所以，当那人走近的时候，他就喊道：

“喂。台奥多罗！”

彼得听见这一声喊连忙抬起头来。芬尼奥又用亚美尼亚话说道：

“你是哪一国的人？你是谁家的子弟？”

押解囚犯的差人为了尊重这位贵人，立即停下步来。于是彼得回答道：

“我是亚美尼亚人，我的父亲名叫芬尼奥。我是从小被人家拐卖到这儿来的。”

芬尼奥听了这话，知道他就是自己当年失落的那个儿子，于是就跟同伴们一起走下楼来，当着差役人等，跑上前去和他的儿子抱头痛哭一顿，接着又把自己身上披的一件最华丽的绸大氅披在他身上，请求监刑官暂且把这个囚犯交给他，等待上面命令下来，再把他带回，队长一口答应了。

彼得的案子，本来已闹得满城风雨，所以他的罪名芬尼奥也已明白，他立即和他的同伴以及随从人等，去到总督居拉多那里，对他说道：

“先生，那个被当作奴隶、判处了死刑的人。其实是个自由人，而且是我的亲生儿子。听说他破坏了一位闺女的贞操，现在他准备正式娶她为妻，所以我请求你暂缓执行，让我了解女方是不是肯嫁给他，如果她肯嫁，那么请你按照法律把他开释吧。”

居拉多先生听说那个被处死刑的犯人就是芬尼奥的儿子，不



禁大惊失色；他承认芬尼奥说的都是事实，又深怪自己不该铸成这个大错，表示过意不去，立即命令把彼得送回家去，一面又把阿麦利哥请来，将这一切情形都告诉了他。阿麦利哥只道自己的女儿和外孙都已死了，万分悲痛，后悔自己不该下此毒手，否则维奥兰蒂还活在世上，万事都能够圆满收场。他就派了个使者赶到他女儿那里去，万一他的命令还没有执行，那就收回成命。使者赶到那里，只见阿麦利哥先前派去杀害小姐的那个佣人已经把毒药和剑放在姑娘面前，但姑娘一挨再挨，不肯选择，最后被他大声责斥，迫不得已，正要拿起那致命的东西，这时使者恰巧进来。救了她的命。那个佣人听是主子的命令，只得住手，赶回去把情形回报了，阿麦利哥一听大喜，连忙赶到芬尼奥那里，说尽好话，几乎快要流下泪来，向芬尼奥道歉，请求他原谅。又说，如果台奥多罗愿意娶他女儿为妻，他非常乐意把她许配于他。芬尼奥听完了他道歉的话，欢喜不尽，回答他道：

“我认为我的儿子应该娶你的小姐，如果他不愿意，就按照原来的判决执行。”两人就此一言为定，然后一块儿去看台奥多罗。台奥多罗这时虽然因为见到了亲生父亲而颇为高兴，可还在担心着自己难免一死。他们便把这事情和他说了，问他同意不同意。他听说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娶维奥兰蒂为妻，简直高兴得好像一下子从地狱升到了天堂。他立即回答道，只要二位老人家愿意，那就等于赐给了他天大的恩惠。

于是他们又派人去看那个姑娘，问她心意如何。她正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等死，成了天下最苦命的女人。乍听得自己和台奥多罗福从天降，一时竟不敢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过了好久，心里才稍许感到快慰，回答道：假使她能称心如愿。她觉得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嫁给台奥多罗了。但是这件事她也应当顺从她父亲的心意。

这样几方面都已经说好，一对有情人就此结为眷属。婚礼喜筵自然极尽豪华，合城人士皆大欢喜。年青的姑娘高兴极了，从此光明正大地哺育着孩子，不久就出落得比以前益发美丽。等到



她分娩满月，能够下床，这时她公公也快要离开罗马回故乡去了，她就向他请安，尽她做媳妇的一份礼。公公见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媳妇，心里好不欢喜，便又大摆喜筵，庆祝他们的婚礼，从此以后一直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过了几天，芬尼奥就带了他的儿子、媳妇和小孙儿回到故乡拉齐斯坦去。一对年青夫妇就此和睦幸福地度过一生。

故事第八

纳达乔怀着失恋的痛苦，隐居林中；在那里看见一个骑士带着两头恶狗，追杀一个少女——原来那少女生前心硬如铁，死后才遭到这般恶报。于是他请亲友们陪着他那无情的姑娘到林子里来吃饭，让她看到这一幕幽灵现形的惨像，她受了感化，嫁给了纳达乔。

劳丽达讲完故事之后，菲罗美娜遵照女王的吩咐，开始说道：

亲爱的姐姐们，人家都赞美我们最富于同情心，那么反过来说，要是我们怀了一颗冷酷的心，就理该受到天主的严厉惩罚。为了让你们认识到这一点，好把残忍从自己心坎中铲除个干净，我要在这里讲一个先苦后甜的故事给大家听。

拉韦纳是罗马纳的一个古城，从前有过许多贵族和缙绅，其中有个有钱人家的子弟，名叫纳达乔·奥纳蒂，还没娶亲，父亲和叔父相继逝世，遗下财产全归他继承，所以成了豪富。大凡富家子弟即使还没有太太，也得有个情人，所以他爱上了巴奥罗·特拉维沙利家的小姐，希望凭着他那些礼物，和当时的一套求爱的方式，可以赢得她的好感。可是特拉维沙利家是个大族，比他们门第高多了，也许就因为她这高贵的身份，也许要因为她那罕有的美貌，所以不管他怎样追求，有多么热烈、多么真诚，却不但不会博得她的好感，反而叫她讨厌。她厌恶他，甚至凡是他所爱好的，她都感到厌恶。这位小姐就那么矜持和冷酷到不近人情的地步。

屡次无情的打击真叫纳达乔受不了；有时候他伤心到极点，真想自杀，只是他觉得下不了这毒手。他又几次三番想把她抛开了吧，她厌恶他、他为什么不同样恨她呢？但是这也还是做不





到。而且希望越渺茫、他的爱情仿佛越热烈。这个后生就这么狂热求爱，同时为了求爱，毫无顾惜地挥霍着自己的财富。

他的亲友们觉得他这么下去，无异是在摧残自己，一份家产也都要耗尽了，所以一再劝他不如暂时离开拉韦纳，到别的地方去住一阵，那么他就可以冷下这片痴心，也不致挥金如土了。谁知他总是一笑置之，把亲友的好话当作了耳边风；直到后来，拗不过他们的苦劝，才算是勉强答应了。他郑重其事地打点行装，仿佛要出国远行，到法国、西班牙去似的。准备妥当之后，他骑上马，带了好多朋友，离开拉韦纳才十来里路，来到契阿西地方，就搭下篷帐，告诉同来的人说，他打算在这里住下来，叫他们回到拉韦纳去。

他住在那儿，依然像往日那样过着很阔绰的生活，今天请这班朋友来喝酒，明天邀那批朋友聚餐，真是好不热闹。到了五月初，有一天天气很好，他又想起了他那无情的冤家，就吩咐仆从全部退去，由他一个人独自去沉思默想，他昏昏闷闷，一步一步走去，最后不觉来到一座松林里。

这时候早已过了白昼第五个时辰，他进入林中已有一二里路，还是信步走去，把吃晚饭等等全都忘了。正在这当儿，忽然听得一阵女人的尖厉凄惨的呼喊了，叫他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抬起头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才发觉自己正在松林之中，不觉怔了一怔。他在前一看，更吃惊了，只见在荒草乱树中窜出一个容貌姣好、却是披头散发的姑娘来。她赤身露体、皮肉都给荆棘抓破了，也顾不得痛楚，只是没命地奔逃，一面逃，一面哭喊着救命。又有两头巨大的恶狗，张开血口，在她后面紧追不舍，狠命把她撕咬。在那两头恶狗后面，又有一个穿戴着黑青黑甲的骑士，手执长剑、满脸怒容，骑着一头乌黑骏马，疾驰而来，一面痛骂那姑娘。口口声声要取她的性命。

这可怖的情景顿时叫他万分惊骇，后来他起了恻隐之心，激发起一股勇气来，想要搭救她，可是手无寸铁，如何是好？一转念之间，他就跑向树边，猛力折下一条树枝，握在手里当作棍



捧，然后奔过去准备跟那恶狗和骑士厮拚一场。

可是那骑士老远就向他大声喊叫：“纳达乔，你不用管闲事！这个贱女人罪有应得，由我和我的猎狗来处置她吧！”

他正这末说着，那两头恶狗已从两边扑到那姑娘身上，咬住了她的腰肢，不容她再往前逃一步。骑士接着赶到，从马上跳了下来。纳达乔奔上前去，说道：

“我认不得你是谁，你倒一眼就认出了我；可是我要对你说，像你这样披着全副甲冑的骑士追杀一个赤身露体的姑娘，把她当作野兽一般，放出猎狗来咬她，这实在是最可耻的行为。我一定要尽力保护她。”

“纳达乔，”那骑士回答他道：“我和你是同乡，我名叫纪多·阿那塔纪。在你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爱上了这个女人，比你爱特拉维沙利家的女儿还狂热，可是这个冷酷无情的女人连理都不理我一下；我一时绝望，就拿着此刻执在我手中的长剑自杀了，因此堕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那个狠心的女人看见我自杀，竟拍手称快，可是未隔多久，她自己也死了；直到临死她都没有忏悔，并不认为她犯了罪孽，反觉得自己做得对、做得好。她生前既然这么残忍，拿折磨我来叫自己开心，所以死后也一样给打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她一进地狱，就和我一同受到了判决。她要在我面前奔逃；我呢，我生前把她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宝贵，就要在后面追她，把我百般追求的情人当作死敌般追逐着。等把她捉住之后，我就要用那刺杀我自己的利剑杀死她，剖开她的胸膛，把她那颗又冷又硬、柔爱和怜惜休想进得去的心脏挖出来，连同她的五脏六腑一古脑儿投给两只猎狗去吃。”

“可是，这也是天主的判决和意旨：她刚给剖了肚、挖了心，一会儿又像一个好好的人似的，从地上跳起身来，重又仓皇奔逃，我和这两头狗又重新把她追赶。在每星期的第五天里，在这个时辰，她逃到这里，就给我捉住了，遭受杀戮的痛苦。这，等一会你就可以看见了。不要以为在其余的日子里我俩就相安无



事；不，我是在别的地方追赶她——她生前在什么地方憎恨过我，折磨过我，我就一处处都要把她追赶到。这样，情人变成了冤家，她从前折磨我多少月份，我现在就要追赶她多少个年头，不到判定的那一天，决不能和她了结。所以请你别来阻拦吧——你也阻拦不了，让我执行天主的公正的意旨吧。”

纳达乔听了这番话，吓得毛发直竖、浑身打颤，不由得倒退几步，眼睁睁看着那姑娘究竟要遭受怎样的报应。那骑士把话说完，面色陡变，举起长剑，像疯狗一般向她冲去，她给恶狗两边咬住，再也挣脱不了，就跪倒下来尖声求饶。他使出全身气力，照准她胸膛刺去，剑锋直从她的胸膛穿透到背后。那姑娘吃了这一剑，顿时倒地，却不曾就死，还在那里挣扎惨号。那骑士又蹲下来，抽出一把匕首，剖开她的胸膛，把她的心肝肺脏一齐挖出来，扔给那两头饿鬼般的恶狗吃，那满地狼藉的血肉，顿时给它们吞吃个一干二净。

不消一会儿工夫，那姑娘又霍地跳了起来，好像不曾受过一点儿损伤似的，仓皇向海边逃去了。那两头恶狗就跟踪追去，一路追、一路咬她撕她。那骑士拿起长剑，重又骑上骏马，像先前一样地在后追赶上不一会儿，他们已去得无影无踪了。

纳达乔在林子里看到了这一幕惨剧，又是害怕，又是感伤，迷惘了好一阵；过后他记起那骑士说过，他们每星期五都要在林子里出现，这事或许对他大有用处；于是在那个地点作了个记号就回去了。第二天，他邀请了许多亲友来，向他们说道：

“承蒙诸位关切，常常劝我不要再为我那个冤家痴心了，别再那样耗费自己的财产；现在我愿意听从你们的好意；不过你们也得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在下星期五、我安排好宴席，你们务必把特拉维沙利家的老爷、太太和小姐，以及他家的女眷们都请了来；你们欢喜请哪一位女友一起来吃饭，也随意邀请好了。我为什么要请这一次客，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了。”

他们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以办到的事，就回到拉韦纳。到了那天，果然把他所指定的宾客都邀请来了。虽然特拉维沙利家的小



姐不很愿意，但究竟也把她勉强请来了。纳达乔已安排好丰盛的筵席，就铺设在松林里，也就是七天前他看到那狠心的姑娘遭到杀戮的地点附近。宾客就席的时候，他又故意使他意中人的座位正好面对着出事地点。

大家开始用宴，等菜肴上到最后一道的时候，就听得一阵阵的惨号自远而近地传来，原来那姑娘正在那儿狼狈逃命。大家不觉一怔，面面相觑，问是什么事，但是谁都回答不出来，于是都慌张起立，向林子里望去；不一会就看见那仓皇奔逃的少女、那两头恶狗、那骑马追赶的骑士相继从林子里出现，转眼间就迫近那设酒席的地方了。许多宾客看到骑士率领着恶狗、这样迫害一个弱女，鼓噪起来，表示愤慨，有好些人甚至冲上前去塔救那姑娘。可是那骑士却喝住他们，把从前对纳达乔说过的话重新对众人说了一遍。直吓得他们毛发悚然，一个个往后倒退。一星期前的惨剧就当着大家，照样重演了一遍。席上年纪较大的女客有好多是跟那受罪的姑娘和那骑士有亲戚关系的，还记得他们俩生前那一场爱情的悲剧，不禁为他们放声痛哭，如同亲身遭受这惨事一般。

那姑娘遭了杀戮，不久又跳起来往前奔逃，骑士和恶狗继续在后追赶，一会儿人和狗全部去很远远的，望不见了，大家这才开始惊呼起来，而且议论纷纷。

可是在座的人，面色变得最惨白、心儿跳得最厉害的，要算纳达乔所爱慕的那位冷酷无情的小姐了。这一切她全都清清楚楚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觉得方才的惨剧只有对自己才是一个最贴切的鉴戒——因为她怎么能不把自己跟那个冷酷的姑娘作个对比、回想起她一向对待纳达乔的那种冷酷手段来呢？在她的心眼里，仿佛此刻就已经看到自个儿在没命奔逃，她的狂怒的情人带着恶狗在后面紧紧追上来了。

想到这里，她害怕极了，生怕将来果真会遭到这样的报应。于是她对纳达乔的态度竟一下子转变过来，把原来的憎恨都化作了柔爱。当天晚上，就私下打发一个心腹女仆去请纳达乔到她家



来，他有什么要求，她无不乐于从命。纳达乔回答说，他但愿能够侍奉小姐，就是生平莫大的荣幸了，假使承蒙她不弃，他希望娶她做妻子，此外就不敢存什么非礼的想头，那姑娘认为这门亲事当初没成功，原是自己从中阻挠，这回就欣然同意了下来。也不用挽媒撮合，她自己到父母跟前把心事说了。两位老人听得女儿自愿答应纳达乔的求婚，非常喜欢。到下礼拜日，纳达乔就同她举行了婚礼，后来两人白头偕老，一直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那林子里的幽灵的幻像，岂止成全了这一件好事而已。拉韦纳所有的姑娘们引以为戒；此后逢到有人向她们求爱，就柔顺得多，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矜持，那么不可亲近了。

故事第九

费代里哥为一位太太耗尽了家财，总不能获得她的欢心，从此只得守贫度日。后来那位太太去看他，他把自己心爱的一只鹰宰了款待她，她大为感动，就嫁给了他，并且给他带来丰厚的陪嫁。

菲罗美娜的故事讲完了。女王看看只剩下她自己和第奥纽两个人没有讲，而第奥纽又有特权最后一个讲，因此她自己便高高兴兴地接着讲道：

各位好小姐，现在轮到我来讲了，我非常乐意。我这回讲的故事，其中的情节有一部分和刚才讲的一个相同，因为我不光是让你们知道，你们的美貌对于多情的心灵具有多大操纵的力量。而且也要让你们认识到，在适当的时机下，你们也可以主动去钟情于人，不必老是听从命运之神的支配，因为命运之神教你用情，大都不是恰如其分，而是过分。

你们一定都知道，老帕·第·卜尔盖塞·多明尼奇是我们城里一个极有威望、极其受人尊敬的人，说不定到现在还健在呢。他真是了不起，配享千秋万代的盛名，这倒不是因为他出身高贵，而是因为他为人处世实在太好了。他到了晚年，很喜欢和邻居亲朋谈谈以往的事情，谈起来头头是道，娓娓动听，谁都没有他那样好的记忆力，没有他那样优雅的谈吐。

他讲过许多好听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他常常喜欢讲到。他说，从前佛罗伦萨有个青年名叫费代里哥，是费利坡·阿尔白里奇的儿子。他武艺高超，风度优雅，在托斯卡尼全境没有哪一个青年抵得上他。像一般士绅一样，他也需要谈情说爱，因此爱上了当今全佛罗伦萨最美丽动人的一位太太，名叫乔凡娜。为了博得她的欢心，他常常举行骑马和比武竞赛，或是宴请高朋贵

